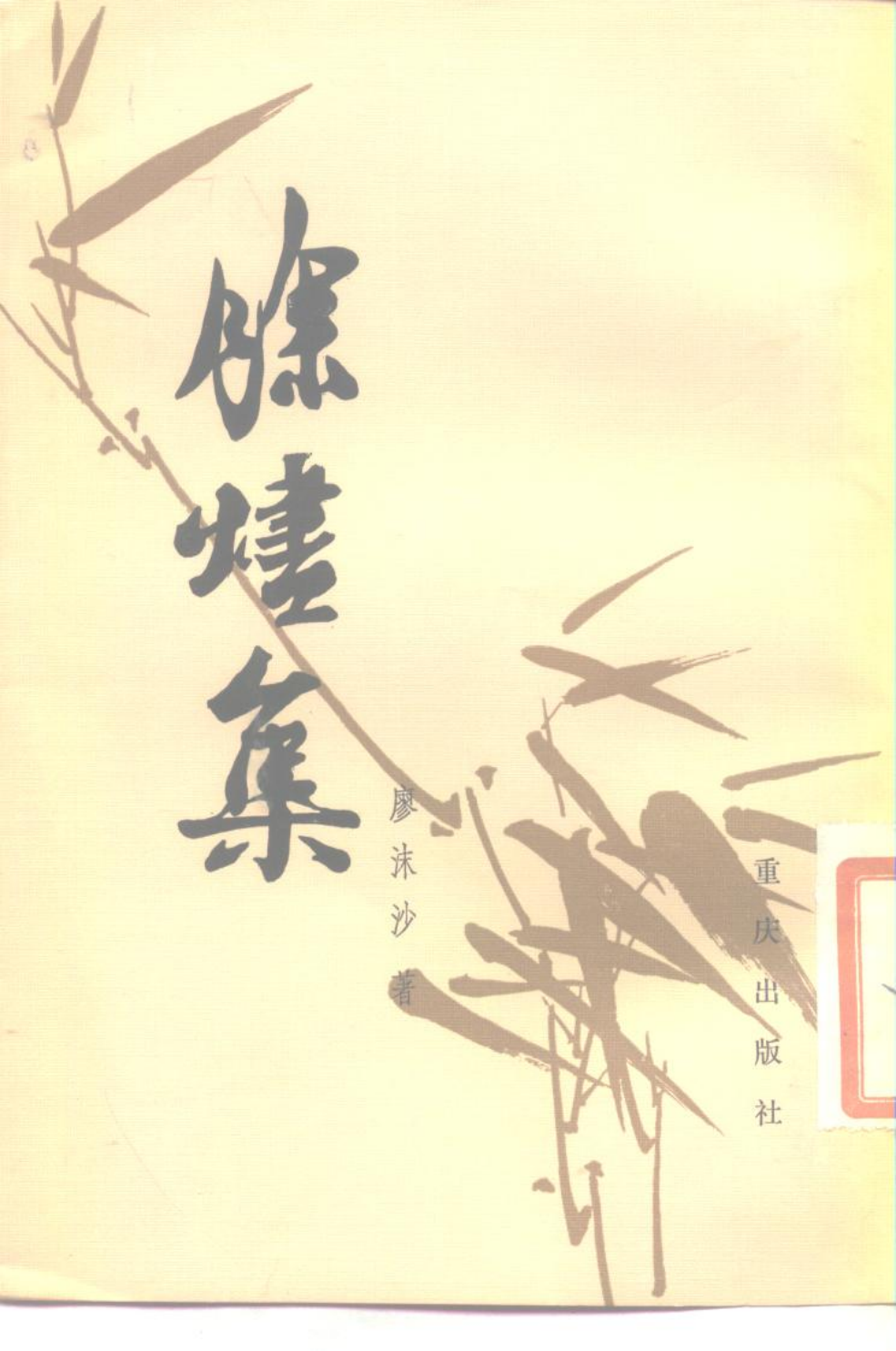




陈燮集

廖沫沙 著

重庆出版社

懷
遠
集



餘燼集

廖世承

重
庆
出
版
社



特约编辑：杨钟岫

封面设计：朱 晔

馮 煜 集

廖沫沙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 插页：5 字数：40千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100

书号：10114·109

定价：0.50元



作者近影

（一九八二年摄，时年七十五岁）

自序

我并不是诗人，所写的五言句、七言句，也都不能算诗，即使要称之为诗，也属于唐朝张打油的『打油诗』，只算诗体的一种。据《辞海》的解释：这种诗『所用都是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讥嘲，后人称这类诗歌为打油诗』。

我所写的五言、七言也正是如此：集中所辑的，除开少数几首是悼念革命前辈和战友，含有严肃伤痛之情以外，其它大多数是诙谐游戏之作，是地地道道的『打油诗』。例如集中所收的第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就是实证。其中第三句，连当时的俚语——『喷气式』，我都用上了。

我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些似诗非诗的东西来呢？这就不免要回溯一下我同诗的边缘。

我童年时读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脑子里对『诗』是什么，留下一些模糊的概念；少年时代，正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放下旧诗读新诗，当时称为『白话诗』；我不但读，而且模仿着写作。这样经历了青年时代，一到三十岁以后遇到抗日战争，我当上报纸的夜班编辑，从此便同诗断绝关系，处于绝缘状态。

这就是说，我同诗绝缘的时日至少在三十年以上。

是什么机运使我同诗再续前缘呢？说起来恐怕人们不易理解：我凭记忆背诵旧体诗与自作打油诗，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上台挨批挨斗的时候。挨批是挨骂，挨斗是挨打，这不是很痛苦的么？可是我清楚地自知，我问心无愧：既没有反对过党和社会主义，更连作梦与发疯都不想不到会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过，至多不过是多写几篇杂文，写得不好，或许还有点小差错。而那些『帮们』却越批越离奇，给我戴上大而高的帽子，高冲云霄，戴上一顶，被风吹落一顶，总套不住我这小小的脑袋；等到他们

动手扭胳膊，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就更觉得，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可见阿Q精神，人皆有之，我也未能免俗。

一切事物都是有发展的，连我挨批挨斗也逃不出这条发展规律。我的『挨批咒』、『挨斗经』，念得久了，自然也要起变化，从念咒语发展到背诵旧体诗；起初是背我所记得的《千家诗》头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背过两三次以后，觉得这首诗的第三句虽有点意思，但一、二、四句的情和景却同我的现状不对味，于是开始了我的改诗事业，把这诗改成下面这样：

云淡风轻近午天，

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拜年。

这样一改，我觉得虽然低级，倒也够情景逼真，形象十足。

尝到这个甜头以后，从此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开辟了一条新出路：背诵旧诗词，改作旧诗词，可以驱愁解闷，而且乐趣无穷。

一九六八年三月初，我被隔离监护，进入《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单身牢房』，精神的侮辱和肉体的直接压力虽减少许多，但终日处身于不见天日、与世隔绝的境界中，除开每天能看到一份《人民日报》、半月能看到一份《红旗》以外，就只有一册《毛选》和一本《语录》可读。悠悠岁月，何以解忧？于是我把挨批挨斗时背诗与改诗的乐趣，又向前发展一步：在读书读报中，取出其中有趣的『俚语』，凑成打油诗。

这就是我作打油诗的由来。

至于这类打油诗究竟作了多少，我现在已无法统计，我只记得每逢读

书或读报，读到高兴时，能一连作出好些首，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我还没有发明能写字的纸和笔，随作随忘，一九七〇年以后，偶然发现吸烟后剩下的烟盒纸，可以用作写字的卡片，点烟后吹灭的火柴炭，可以用来当写字的笔墨，这样就使我有留下这些诗作的可能。然而它们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毫不亡失。原因是一九七五年六月，我被流放到江西的一个林场劳改，解除了监护，妻儿们接连来探视我，发现我竟敢写下这些『狂言乱语』，其中甚至有『篡改』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名句的，也有取用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句子，简直是无法无天，罪该万死。我的亲属们从保护我出发，立即把我写的这些打油诗，收缴焚毁。这是出自她们的一片好心，我当然无法拒绝或反对。

就因为如此，一直到我回到北京，即一九七八年三月以前，有的打油诗是亲属们收缴以后残留下来的；有的是但凭记忆，所剩无几。无论从我写这些诗所用的纸片和火柴炭笔来说，或者从这些打油诗的本身命运（几

次被焚毁)来说,都可以称为『余烬』;加上我这几十年自身的遭遇,也可以称为劫后余生。所以我把这本集子定名为『余烬集』。

既然只是些打油诗,拿出来出版岂不见笑于大方之家吗?

一则这虽只是些打油诗,有的甚至是『顺口溜』,但毕竟记录了我在那些年月中的生活与读书、读报、思想和情趣,为了不忘记过去,作为劫后『余烬』,公之于众,也算是我向读者们的一番坦白交代。

二则当前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节,绿化祖国,植树也得植草。我这些打油诗就算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几株野草吧。

三则四十年代我在重庆工作过三年之久,至今还怀念着这山城胜景;今年《新华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活动中,重庆出版社的同志来约写纪念文字,顺便也索取这部打油诗准备出版。盛情难却,我且把它献出来,作为人们『摆龙门阵』的笑谈资料吧。

廖沫沙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自序·····	一
嘲吴晗并自嘲·····	一
读鲁迅《诗歌之敌》·····	二
悼吴晗同志·····	二
哭田汉吾师·····	三
偶感·····	四
咏桔皮花 二首·····	五
一、莲花·····	六
二、兰草·····	六
读史偶感 四首·····	七

无题·····	一〇
锄草·····	一一
扑蚊二首·····	一一
读报有感·····	一二
讽文痞二首·····	一三
讽『四人帮』教育路线五首·····	一四
一、培养目标·····	一五
二、哥弟战士·····	一五
三、基础课复辟·····	一六
四、无师中学·····	一六
五、领导方针·····	一七
谢郭老师赠茶·····	一七
七十自寿二首·····	一八

七七年春节·····	一九
直比与横比(读《参考》杂感)·····	一九
白卷『英雄』·····	二〇
裤裆之虱·····	二一
赞芳山夏收 二首·····	二二
无题·····	二三
听广播、闻喜报·····	二四
咏八珍汤·····	二五
九月登高·····	二六
青年高考热·····	二七
谢夏公赠糖·····	二七
祝小女新婚·····	二八
弹棉歌·····	二九

读某顾问《献诗》有感	二首	三〇
『四人帮』影片备忘		三一
不正之风		三二
山居乐		三三
谢客		三四
偶感		三五
芳林告别		三六
朝阳杂咏	八首	三六
一、清晨散步所见		三七
二、贺病友戒烟		三七
三、戏送病友出院		三八
四、与病友合影		三八
五、白日梦		三九

六、赠尚钺同志·····	四〇
七、谢张大嫂赠芥菜·····	四一
八、见医生学打太极拳·····	四二
步鲁迅《自嘲》原韵——戏呈××同志·····	四二
答谢朱语今同志赠诗二首·····	四四
读史有感·····	四七
讽姚文元评海瑞·····	四八
无题·····	四九
偶感·····	四九
读报偶感二首·····	五〇
悟·····	五一
悼念邓拓、吴晗同志·····	五二
悼老战友罗全平·····	五三

痛悼孙方山同志·····	五四
拜谒谢觉哉老师灵座·····	五五
无题·····	五六
读报偶感·····	五七
题吴作人同志《高冲云霄》画·····	五八
参观康生、陈伯达掠夺文物展览二首·····	五八
读报偶感·····	五九
戏赠张文松同志二首·····	六〇
春游二首·····	六一
佳节思亲·····	六二
读邓拓诗文·····	六三
吴晗六四年遗照·····	六四
题赠曹禺同志·····	六四